

为你，千千万万遍

——读《追风筝的人》有感

如血残阳，几株枯树的田野里，一个只看得清黑影的男孩，高举双臂奋力奔跑着，迎接那只下落的风筝。——我最开始便为这封面所吸引，简简单单的画面，透露出无可名状的忧伤与炎凉。

而简介更是简简单单：阿富汗作者，文笔细腻，感情深远。

读过之后，我才明白，那样简单的介绍，固然是不能概括这个故事，而再详细的介绍，也不如亲自翻开书感受那里面的喜悲苦乐来的体会深。书中的罪恶，善良，人性，兽性……盘缠纠缠成一段故事，在这故事中，谎言和信任并流，憎恶和喜爱共存，熟悉和疏离同在。

这是一个赎罪的轮回，奉安拉之名，皈依内心善良的冲动，洗刷先前的罪恶，在拯救他人的过程拯救自我。

当哈桑卑躬屈膝地叫阿米尔少爷时，疏离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了。种族血统只是借口，文化程度只是借口，甚至人的品行也是借口，对优越感的渴望并不能笼统地说是人性的恶，可恰恰是这种渴望驱使了阿米尔犯下一个又一个“罪过”。

那可以是阿米尔爸爸说的“偷窃”，也可以称为“自私”，如果说偷窃是种罪，人的一生，要犯多少次罪呢。而人这一生，是否可以洗清这种罪过呢。与别人的竞争，甚至正当竞争，或许不能称为偷窃，或许应该称为明抢。那么明抢，又是否是一种罪呢。

到美国后的阿米尔，体会到优越感的缺失，有了别样的感受。谦卑的心才成了他前往阿富汗寻找索拉博的力量之源。这一次，新的优越感出现，所幸的是这种优越感具有不可撼动性。阿米尔是美国人，在那个自由开放的国度有稳定的居所和生活，帮助索拉博是他力所能及的事。而他和哈桑的往事所谓的愧疚以及血缘的情分，则成为他想要帮助索拉博的理由。可是做了这么多的阿米尔，在多年之后，就能得到人们的宽恕了吗？阿米尔能否得到宽恕和原谅，没人可以决定，正如没人决定是否可以宽恕当年阿米尔的父亲对他的欺骗。这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觉，你愿意宽恕愿意原谅了，任何理由都可以找得到的。

阿米尔说得对：“我认为，我不在乎别人的过去，很大一部分原因，是由于我自己也有过去。我全都知道，但悔恨莫及。”没有人能够站在纯粹道德的角度去评价别人，因为人也有其卑贱的一面。因此“我凭什么指责别人的过去”。所以作者才会借拉辛汗说“当罪行导致善行，那就是真正的获救。”

还有那个社会的善和恶。不予人以自由，不予人以公平，尽管这自由和公平的具体定义仍需商榷，这社会不会是一个善的社会。哪怕阿米尔是一个无比善良的人，当他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“少爷”的称呼时，那也是一种恶。一个纵容等级存在的社会，一个宣扬优越感的社会，它的恶，不是多少人的善可以洗刷的。

作者赋予了哈桑和索拉博以超高的弹弓技巧，其实只是予以弱者以丝毫的力量，偶尔这种力量还能在博弈中起制衡作用。使得弱者不

至于太弱，强者不至于太强。作者也赋予了阿米尔前往阿富汗一路的“好运”，虽过程艰难曲折却也了却一番心愿。然而这只是小说，无数的不会弹弓的索拉博没有人去拯救他们，无数的去“拯救”索拉博的阿米尔们倒在了通往“成为好人的路”。

可至少阿米尔的父亲是令人肃然可敬的，他用行动踏碎一地的空话。他明知自身也有恶，于是不信安拉，因为安拉给不了善。于是他去行善，某种程度上他也成了安拉的使者，反思自己的恶，阻止自己作恶，努力行善。但他逃不了那时那地的藩篱，他处在社会的上层，他用优越感去帮人，他默认了不平等及其他的存在。

有时候，人们只在乎自己的一切，行不知所谓的救赎。受此书感动的人或者会选择更加珍惜自己的朋友，然而他们是否会把素昧平生的人也视为朋友呢？是否只有当他们的生命中出现了“索拉博”，他们才会去到“阿富汗”？

追求人类解放并不是一张口头支票，总是着眼于自己的人们永远追不到人类幸福的风筝，而他们自己也犹如一如可怜的风筝，被许多的力量操控，为别人而活。

“为你，千千万万遍。”这句话，可以感人，也可以骗人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一个风筝，那么，别让它飞走，别让它永远活在你的梦想之中。